

“泉生济南”专题

外国人笔下的济南府之泉

□魏敬群

随着清代晚期中国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,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这个东方神秘国度的内地传教、旅游、探险、考察。二十世纪初,不少外国人踏进济南府,他们对这个以泉水著称的城市感到十分好奇,有的人摇动笔杆,记录下众多名泉的独特风采。



德国人拍摄的1903年的珍珠泉

德国汉学家卫礼贤： 泉水从每个角落流淌

原名理查德·威廉的卫礼贤(1873—1931),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、传教士,曾任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教授。1899年,他以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被德国占领的青岛,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。此后的25年,他一直在中国,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东度过的。他的主要著述有《中国文明简史》、《中国心灵》、《山东省的教育》、《山东的丧葬风俗》等。卫礼贤喜欢旅行,曾到潍县、青州、济南、泰山、曲阜了解并学习中国的文化。1903年前后,他来到济南,得到山东巡抚周馥的殷勤接待。

他在《中国心灵》一书中,热情赞美济南的泉水:“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,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出来。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处可见,寂静的河岸由于摆满

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机勃勃。众多的泉水汇成小溪,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,因此济南府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。”泉水无处不在,发自每一个角落,流经每一条街巷,构成这个城市的脉搏和律动。卫礼贤用一个文学家的语言,向世人呈现了泉城的迷人风貌。

日本“东洋学者”桑原 鹭藏:趵突泉清泉激湍

1908年暮春,日本历史学家、“东洋学”的开创者桑原鹭藏游历山东、河南,写下《山东河南游记》,收入他的《考史游记》一书。是年4月30日,桑原鹭藏到达济南,5月2日,他游览了趵突泉:“历下号称有七十二泉,趵突泉居其首,清泉激湍,为中国内地罕见之景。‘趵突腾空’为历城八景之一,华不注、大明湖、趵突泉合称济南三誉。”桑原鹭藏以日记

形式记其行程,文字简约。他仅用了“清泉激湍”四个字,即完成了对趵突泉的高度写实。水清泉涌,涌若激湍,这种笔法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与严谨。有人比他更惜墨如金,清代康熙皇帝题趵突泉只用了后两个字“激湍”。5月4日,桑原“午后访白雪楼。楼在趵突泉之东,楼门题曰‘李沧溟先生祠’”,他对光绪二年《重修白雪楼记》作了摘录,说:“城东鲍山下的白雪楼及城中碧霞宫西边的白雪楼,如今均不可见,趵突泉侧的白雪楼亦恐不能持久。”竟让桑原不幸言中。泉侧的白雪楼因破旧不堪在1956年拆除,1996年又予重建。桑原“辞白雪楼转向大明湖。关于湖名,有的称源于‘湖山明媚’,有的称湖畔有大明寺,如今已难定是非……自鹤华桥侧租赁画舫以游,风平水澄,紫烟笼罩着湖畔的杨柳,水波荡漾着湖心的芙蓉。”

“过客趵趵不忍看” ——宋明时期济南泉水的两次停喷

□韦钦国

在历史上,包括趵突泉在内,济南泉水曾出现过多次因雨水稀少而干涸停喷的事件——广大市民印象最深的一次可能就是从1999年3月2日至2001年9月17日长达924天的停喷。这次泉水停喷时间之长、影响之大,前所未有。但这并不是泉水第一次干涸或停喷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趵突泉等泉水也都有过间歇性停喷。根据历史记载,早在北宋就有了泉水干涸的纪录。北宋熙宁六年(公元1073年)4月,当时苏辙至齐州(即古济南)任掌书记,对此有详细记载。他在《舜全诗并序》中写

道:“既至(齐州),大旱几岁,赤地千里,渠存而水亡。问之,其人曰:‘城南舜祠有二泉,今竭矣’,越明年夏,虽雨而泉不作……又明年夏,大雨霖……泉始复发。齐民欢跃。”由此可见,这次干涸至少持续了两三年。所谓久旱逢甘霖,长枯遇喜雨,苏辙非常高兴,专门赋《舜泉始发》诗一首:“奕奕清波旧绕城,早来泉眼亦尘生。连霄暑雨凉初接,发地青雷夜有声。复理沟渠通屈曲,重开池沼放澄清。通衢细洒浮埃净,车马归来似晚晴。”

另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泉水断流则是在近600年后,即

明朝崇祯十三、十四年。据明代《历城县志》记载,1640年、1641年两年历城大旱,趵突泉出现干涸断流,当时历城人叶承宗就以泉涸为题,作了记载。他在《岁早趵突泉涸歌(序并诗)》中写道:“辛巳泉涸,宋人化我曰:子无复泉是望,盖王屋之源已竭矣。……君昔三尺喷蜚雪,游人涂壁多奇绝。君今数奇溘然乾,过客趵趵不忍看。人情炎凉镇如此,不谓一泉犹然尔。”这段话说得极其明白,因为泉眼尽干,过客都不忍心看。这是笔者从现有史料中查到的有明确记载的两次泉枯停喷,至

美国人聂会东:珍珠泉是“最好看的泉之一”

1910年,美国人聂会东博士写下《山东省城济南府》一文,记述他在济南生活20年的观感。聂会东1883年奉美国北长老会委派,作为医生传教士携夫人到达山东登州,开办诊所,为人治病。1890年,他奉调济南,在东关创办华美医院和医校,后来担任山东基督教大学联合医学院、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。聂会东在文章中几次写到济南的泉水。

“济南的主要荣耀是其数量众多、永不干涸的泉水,南面和西南城墙处甚至城内尤其显著,巡抚衙门内的泉水为众多泉水中最好看的泉水之一,这里的泉水构成已经提到的‘珍珠泉’。”上面说到的南面城墙处是指黑虎泉泉群,西南城墙处是指趵突泉泉群。两处共有五十多眼清泉。聂会东认为,珍珠泉是“最好看的泉水之一”。这不光是因为珍珠泉自身的魅力,还由于该泉处于山东巡抚衙门之中,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和保护。“另一处很大的泉水叫趵突泉,位于西南城郊,大概是该城胜地中人们最常去的地方。”巡抚衙门门禁森严,只有官员、显贵和外国人有缘游观,老百姓难睹珍珠泉面目。所以趵突泉游人众多,成为济南居民最常去的游览胜地。

“靠近城墙东南角有另一股泉水叫‘黑虎泉’,不停地喷涌一股大水柱,显然是不受季节干旱的影响。”聂会东看到的黑虎泉,和清代文人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写到的样子。聂会东说此泉不受季节干旱影响,显然是说他在济南时看到的情况。其实,黑虎泉在旱情严重时也会断流停喷。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,黑虎泉曾数度干涸。

“据说济南有70多处泉水,由于这众多的泉水不停地喷涌,城墙周围的护城河注满了流动的溪水,极大地增添了四周如画似的景色。”泉涌河流,方使济南景色如画。聂会东的感觉是准确的。

于别的年份有无此现象,由于笔者没有找到更翔实的资料,不敢妄言。

天下第一泉,齐鲁情未了。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,济南虽然有泉城之称,却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,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。为了节水保泉,近年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,如涵养水源地、封井保泉、引黄河水等,已取得明显成效。事实上,只要济南全市每年降水能达到650毫米以上,地下水开采得到有效控制,也就是说,只要地下水位平均维持在27米以上,泉水基本都可以正常喷涌。

百脉泉畔 “保泉碑”

□王绍忠

离章丘百脉泉池东北角六米之遥,赫然屹立着一方高约两米、做工精致、闪光透明的玻璃橱柜,内竖一清朝雕刻落成的“保泉碑”,它犹似一名高大魁梧的武士在日夜守护着百脉泉喷珠溅玉、淌银流彩。

清代同治八年(1869年),有不法之众在明水镇东琅沟村北(百脉泉群东北方位一公里处)私掘矿井,盗煤获利。此事被本村秀才高振奎获知,便协同刘振博等38名村民联名告状。当时,县令为河北省玉田县进士蒋庆弟,是一位胆识过人、处事果断、违法必究之士。他接了状纸,便于次日进入矿区微服私访,明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,令衙役将矿主捉拿归案,并升堂公审。按大清律对从犯不纠,闭井回填矿渣,恢复地质原貌。同时,印发告示张贴四乡,如再有重犯者必严厉追究其责。

私利能使鬼推磨。四年后,又有一群刁钻之徒,置禁止在泉脉上方偷开矿井的大清律令于不顾,竟在唐王山北麓(百脉泉群正北方向三里之地)偷掘矿井。此处交通闭塞,地处偏远,人迹罕至。狡诈的矿主夜掘昼停,其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孰料,手大捂不过天,纸里包不住火,一姓巩的密工将偷掘煤井一事秘密告诉了他的舅父,明水监生康承浩。康秀才在这一方德高望重,他认为事关重大,随即联系了本地13名秀才,联名告知县衙。

蒋县令刚准备处理此案,事不凑巧,当朝来旨派其南下,赴安徽宿松县任职。由他的同乡涿州进士全士琦来章丘接任,全知县四十出头才入仕为官,处事稳重老成,因对案情不熟,便着手了解此案。一日忽然接到蒋知县宿县来札,告之曰:在百脉泉上方掘井采煤,必伤风脉,减少泉水喷涌。百脉泉水系绣江之源头,由此会使流量锐减。造成绣江两岸近50盘水磨无力转动,近万顷稻禾难以浇灌,会造成诸多难以料想的祸端。私挖矿井事小,危害百姓生产、生活事大。另外,矿井偷采已不是初犯,接二连三发生系明知故犯,必须快刀斩乱麻,对主犯严惩不贷,迅速刹住此风,封井护泉。

全知县接到来札,事实真相明了,他性情急躁,要事速办,当晚即把矿主抓获入监,恢复原址旧貌。同时,为消除恶劣影响,力避此类事情再次发生,全知县又想刻立石碑,表示其废井保泉之决心,碑文撰稿后由安徽蒋县令阅毕定妥。同年8月,全知县选派工匠同刻碑文,十月完工,即把保泉碑立于百脉泉畔,此碑高约两米,厚约0.5米,宽约1.4米,全部正楷凹刻。

碑文由全知县执笔,词句严厉、语气果断:“……前因无知之辈,私行开凿地洞窃取矿物,据生员高振奎等呈经县示禁在案。乃近有无知之徒,罔知法纪,胆敢勾引匪人违纪开采,有损风脉,殊堪痛恨。兹据监生康承浩等承请示禁前来,会再出示严禁,为致示所仰附近居民人等知悉。自示知后,如有不法之徒胆敢故违,仍在西山开凿煤井及凿挖地洞者,许该地保村名禀究,绝不姑宽……”

此碑一直立于百脉泉畔、龙泉寺边,上世纪50年代中期,重修百脉泉时将石碑埋于地下,幸免于“文革”之灾。1999年,市建委从地下重新掘出,石碑虽然破碎、残缺不全,但字迹记载尚可清晰辨认,给我们留下了祖辈保泉、护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。